

华夏奇谭玄幻系列小说

古董杂货店

2

南京出版社

联合推荐

江南·沧月·明晓溪



古董杂货店

2

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董杂货店.2/晋江原创网编. —南京: 南京出版社, 2005.3

(华夏奇谭玄幻系列)

ISBN 7-80718-068-4

I. 古... II. 晋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7252 号

书 名: 古董杂货店 (1、2)

作 者: 晋江原创网策划

出版发行: 南京出版社

社址: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: 210018

网址: <http://www.njpbs.com> / www.njpbs.net

联系电话: 025-83283871 (营销) 025-83283883 (编务)

电子信箱: webmaster@njpbs.com

责任编辑: 樊立文、李静婷

装帧设计: 薛峰、刘璟

印 刷: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88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套

书 号: ISBN 7-80718-068-4/I·3

定 价: 38.60 元 (共二册)

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

目录

127 ----- **铜香炉**
神仙姐姐

149 ----- **象牙手镯**
象牙血

179 ----- **古琴**
玉壶冰清

202 ----- **龙泉剑**
剑走偏锋

紫砂壶 ----- 2
恍然隔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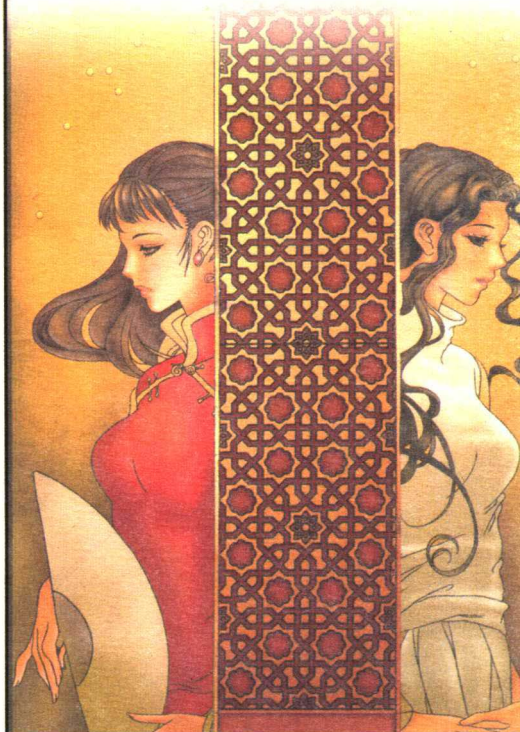
推背图 ----- 29
惹尘

玉镯 ----- 56
了愿

古坝 ----- 80
来生愿

法器 ----- 104
非烟

恍
然



白月的手上托着一把上好的紫砂壶，珠圆玉润。

这是一把段泥壶。

段泥壶是最难烧的，差了火候的壶，初成时不觉，几泡茶后，便开始“出黑”，犹如发霉。这只很有些年代了却不曾“出黑”，泡养得珠玑隐现，洁莹似玉。

一枝蔓藤自壶柄攀缘而出，在壶身分作两枝，各自在一边兜缠，绽开并蒂的两朵花。用朱红的笔，细细描了那花瓣，隔了多少年的尘埃，兀自鲜灵灵的。这样的一把壶价格不菲。

白月这一整天都托着这把壶，她带着盈盈笑意，看着店外来往的行人。红云没有多问，因为她知道白月是在等这把壶的有缘人。

天色已暗，看来佳客即将登门。

艾豆

恍然隔世

紫砂壺
商
十

侯洙偶然间走进那片古董店。

他那时在夜市里逛，到处是喧嚣的人声。他本不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，可是当他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忽然看见刚刚升起的月亮，就那么细细的一弯，静静地悬在树梢头。风吹树梢动，倒像那弯月摇摇欲坠。

便那么看着，摇摇欲坠的月，照着嘈杂纷乱的人群。

看了许久，心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，觉得该去那夜市里走走。这念头来得莫名其妙，然而一浮上来便像非要这么做不可。

于是慢慢地走进来。

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这里。原先这里也是一个集市，只是没有这么宽敞，如今旧时的房子大概都拆去了吧，但那份喧嚣始终不曾变过。

目光在人群中穿过，似乎在找什么，可是又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。

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走着，忽然看见拐角的那片小店。

只见得一间门面，干干净净的雕花木门，灯光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，薄雪似地洒在店外的街面上，在光怪陆离的夜市里，

孤零零地静谧着。

先以为是间小茶室，冷不防抬头，却又看见招牌“古董杂货店”。

侯洙倒不免意外，便不由自主地走进来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轻响，满耳的喧嚣便仿佛一下子隔在了外面。

店里收拾得整洁清爽，一边有货架，架上一应的瓷器、漆器、文房之类。店角置了张古旧的四方桌，一个年轻女子坐在桌子后面，闲闲地看书。听见客人进来，也不过抬起头，微微地一笑。侯洙只觉得这安静惬意极了，便也答以微笑。

女子并不像别家店那样谄媚招呼，依旧低头看书，留侯洙一个人慢慢地看。

他本也不知自己为何进来，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货架，忽然在一个角落停住。

那角落，放了一只小小的紫砂壶。

只一手大，珠圆玉润。

段泥壶。

这段泥，俗称“绿泥”，生时是浅绿色，烧成了该是米白微褐。但这段泥壶也是最难烧的，差了火候的壶，初成时不觉，几泡茶后，便开始“出黑”，犹如发霉。

这一只却不曾“出黑”，泡养得珠玑隐现，洁莹似玉。

最奇巧的还是做工，一枝蔓藤自壶柄攀缘而出，在壶身分作两枝，各自在一边兜缠，便似两个人儿，互相地试探、试探，终于，绕上钮子，绽开并蒂的两朵花。用朱红的笔，细细描了那花瓣，隔了多少年的尘埃，兀自鲜灵灵的，恍若一双笑脸。

“这叫做‘连理壶’。”

那年轻女子不知何时走过来，站在他身后说道。

“《曼生壶谱》里，传说该有这一式。”

侯洙一惊，“哦？”

女子浅笑，“传说。若真是曼生壶，该高阁供起，放在这货架上岂不委屈？”

侯洙便也松口气，笑：“不错。”

女子又道：“虽然不是曼生壶，到底是一只好壶。”

侯洙望着那一双连理枝，不由自主地答：“是。”

“要不要拿出来看看？”

侯洙又不由自主地答：“好。”就像一只提线的木偶，要人提一下，才动一动。

女子将壶从货架上取下。

壶拿在手里，堪堪地一握，温润得像有生命一样。

便不由自主地握住，像握住生命一样。

“这壶，也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”女子闲闲地提起，“看这泥色，也有些年头了。壶底上刻了‘甲庚’，也不知是哪一年。”

侯洙翻过来看壶底，果然刻了“甲庚”两字。

旁边还有两枚小篆。

一枚“子安”，一枚“绛彤”。

齐头紧挨，便如钮子上的一双花儿，并蒂而开。

侯洙细细地看那两枚小篆，女子也看，侯洙便说：“是两个人吧？”

“应该是，但只怕不是壶匠的名字。”女子忽而一笑，“先生，可是知道这壶的来历？”

侯洙笑笑：“我怎会知道？”

便将那壶放下，却又十分不舍。心里想，要不要买回去？

不期然的，斜刺里伸过一只手，端起那壶。

莹白如玉的一只手，仿佛不带一丝血色，只有无名指甲上一点丹蔻，红艳得有如那壶上绽开的花。

“我要了。”

回过头，便见一个女人。

紫红的旗袍，微卷的短发，削得极薄，所以显得精干。细长的眉眼，细长的嘴唇，深紫的口红，苍白的面色中，便有如一抹干涸的血迹，触目惊心。

侯洙果然惊心。

这女人面容全然陌生，却无由地感觉熟悉，有如认得了几生几世。

侯洙痴痴地望她，仿佛失了魂魄。

苏星的人生，在见到那只连理壶的时候，重新开始。

从很小的时候，她就知道，她是与众不同的，却又不知道，为何她会与别人不同。

她出生的那刻，雷电轰鸣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她的母亲说，从来未见过那样可怕的雨，仿佛苍天的怨气，一夜倾泻。

便在那一夜，赶来医院的父亲出了车祸，人不曾有大碍，却因此识得了一个女子，从此心就不曾再回头。

她的母亲从未跟她提过这段往事，只说她父亲死了。

奇怪的是，她却一直明明白白地知道真相。她仿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懂事的，所以发生了什么她都很清楚，连她母亲望着她的时候那种冷漠的目光，她也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

有一次，当母亲又这样望着她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你为什么怨恨我？又不是我造成了这一切。你应该知道，世间的男人都不过如此。”

她的母亲惊愕莫名地看着她，就像看着一个怪物。

那年，她十岁。

长到十七岁，母亲患上癌症。

临终时，叫来了她的父亲。

那男人，只在她刚出生后不久来看过她，所以对她来说，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他提出接她回去，与她的后母和弟弟一同生活，她淡然拒绝。

十七岁，高中刚毕业，她挽起一只旅行包，离了家门。

走过许多城市，换了许多工作，见了许多人世沧桑，看得多了，一点点写下来，投给杂志社。日子久了，居然也混出一点小小的名气，算是一个作家了。

但职业对于她，不过是一样谋生的手段，与当车间的女工，练摊的小贩，没有多少不同。

她写下的，都是别人的故事。

至于她自己的故事……她没有故事。她的生活，还奇怪地空白着。

没有恋人，连朋友也没有。

她从小就是冷漠的。总是整天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曾经发生过，她想要记起来，可是却总也想不起来，闷闷地堵在心里。这样的感觉好不难受。

别人看见她，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十分怪异。因为特异而被疏远，没有人跟她作伴，虽然有一点寂寞，但她也并不在意。只想早点记起那件事情。

生活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着。

她走进这爿古董店，纯属偶然。本来漫无目的，在夜市里逡巡地走，嚣喧在耳边一掠而过，不留任何痕迹。

身边的男男女女，装作不经意地用眼角打量她，露出好奇的目光。时下虽然流行复古，然而这个女子，却像从旧时画中活生生地走出来。

不管多少人的目光，她恍若未见地走，然后便看见那间古董店。

薄雪似的、清静的灯光，从雕花木门的缝隙里流泻，像一只手，温柔地召唤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她久久地看着，那一扇门，就像在那里等了好久，单等她来。

于是她来了。

生命便在那一瞬清醒，知道为何来这世上遭。

“我要了。”

苏星冲那男人，微微地一笑。

她心知自己的美丽，曾经有杂志的编辑，同为女人，见到她时惊讶地瞪圆了眼睛，后来说：“我才知道古典的美人该是什么样子。”她又说：“为什么你不多笑笑呢？多笑一笑，没有人能抵挡你的魅力。”

她却回答：“为什么我要笑呢？”

那时她懒得笑，是因为觉得没有必要。

现在，她却一心想要眼前的男人看见她的笑容。

心里还不免惴惴，那话是不假的吗？真的没有人能够抵挡？

那这一个男人，真的会上钩吗？

男人回答：“好。”

苏星便终于松了口气，看他失神的样子，先前的担心真是多余。

也不免起了轻视之意，男人真是经不起诱惑。可是这么想着，心里又莫名地涌起一股悲伤。

店的主人，那年轻女子问她：“那么，你要买这只壶？”

苏星点头。

女子轻笑：“可是你连价钱都还没有问过。”

苏星眼睛看着那男人，慢慢地说：“不管多少钱，我都要买。”

女子悠然地说：“其实也不贵，只要三千。”

三千确实不贵，可是苏星并没有带那么多钱。

她刚刚露出一一点为难的神情，那男人就说：“我带了，我买给你。”

她心里一惊，“我买给你”，这话好耳熟。她想起许久以前的一个人，也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说过一样的话。那是在一间玉器店里，她手里拿着一只翡翠镯子，没有带足钱，又舍不得放下，他便走过来，这样说道。

那时他一身半旧的青缎，却是儒雅翩然，她在逆光中望定他，只见他眼里的温柔，便意乱情迷。

她咬了咬牙，淡淡地回答：“我们初次见面，怎么能够收你这样贵重的礼物？”

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喜欢。”

只要你喜欢。

那人也曾这样说。

苏星更加惊心，忍不住再一次仔细端详他的面容。没有错，人还是那个人，可是又分明不是。经过这么多次的轮回，他一定什么也不记得了，所以这只是冥冥中的巧合吧。

她便又露出清淡的笑容：“我住得不远，可以回去取钱。”

他说：“我替你付钱，你再还我，也是一样。”

他毕竟还是不一样了，那时他是不由分说地坚持。苏星倒是松了口气。她也是不愿放过这个机会的，便点点头说：“好。”

店的主人把壶仔仔细细地包好，递给苏星时，忽然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这真是一只好壶，小心别打坏了。”

苏星觉得话里似乎别有深意，却捉摸不透，抬头看时，只见那女子幽深的眼眸，微微含笑。

苏星住的地方，只隔两条街，走走就走到了。

她抱着壶，一语不发地走着。

他便在后面，一语不发地跟着。

她一次也未曾回头，却看见地上他淡淡的影子，一忽而晃得不见，一忽而又移过来，拖长了，两人的影子便叠合在一起。

那时却不是这样。

他们刚走到店子门口，就有他家的马车。

她原以为他只是个寻常的富家哥儿，却不想是个有资格坐蓝呢高档大车的公卿子弟，心里便隐隐觉得有些不妥。

他却坦坦荡荡地微笑：“来。”

她本不是那样一个没有主张的女子，却只因他这一笑，便失了分寸。

这一笑，到底一切都不可收拾。

到了她住的楼下，四层的旧楼房，惟有二楼上，她住的那一

间没有灯光。

苏星抬头看看，他便也抬头看看。他仍像一只木偶，线提在她手里。

“我上去拿钱给你。”

他说：“好。”

她没有请他上去，他便在楼下等着。总觉得她无论想做什么，他都会依她，明明是初次见面的女子，这样的感觉好没来由，可就是不由自主。

那一间的灯亮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苏星走下楼，手里拿了一只信封。

她在旗袍的外面，套了一件线衣。

天色很暗，本来是看不清颜色的，但他莫名地就知道，那一定是件大红的衣裳。

苏星把钱递过来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收起。

她忽然一笑，“你也不数数？”这一笑妩媚动人，与她一直的冷淡判若两人。

他沉默半晌，摇头，“不用了。”

苏星又嫣然一笑，“那么要是少了的话，你再来找我好了。”

他却不语，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。

春日季节，桃花开着，玉兰也开着，清清淡淡的月光里，花影窸窸窣窣地摇。她眼里映着月光，也微微地摇摆不定。摇摆不定，好像并不十分自信的猎手对着猎物，不知道赌注是否下对了地方，有点莫名的张皇。

“好。”他忽然答道。

也许因为太突然了，她还来不及反应，他已经转身沿着小

区的窄路走了。

苏星呆呆地望着他被路灯拉长的影子，心里忽然便空落落地不安起来。

这时候，他却又回头，大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这样问的时候，脸上带着微笑，还有几分孩子气。

她便也忍不住微笑，说：“我叫苏星。”

他点点头，更大声地说：“我叫侯洙。”

苏星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一遍，忽然安心了。

侯洙，苏星。转过人世了。

翌日夜晚的月亮更细，若有若无的一丝悬在天边，就像一缕清冷的雾气。

苏星站在阳台上，手里捧着那只连理壶。

煮去了尘埃，越发滋润得如同一颗珍珠，茶水微微地溢开清香，混在花香里，在轻寒的春风里，手心的温暖一直沁入心里。

只是心里，总有凉凉的一团，是任何温暖也化不开的冰。

侯洙走到楼下，站住。

他从小路彼端走来时，苏星就看见他了，却故意装作没有看见，扬脸望着月亮。

即使不看着他，她也知道他正注视她，目不转睛。

从前也这样子的。

月上梢头的时节，他就来找她。

那时她是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红人，自住一座小楼。暮色降临，她便坐在楼上，但不肯显得是在等他，悠悠然地吃茶、赏

月，却又总留了一只眼睛，在那一径幽暗、几点红灯中留意着，那一个人影有没有来？

他来了，便松口气，却不肯先跟他打招呼。其实招呼男人，原是他的本分，可偏偏只有这一个，他不肯，总觉得先招呼了，便会被他看轻似的。

他却也不说话，只在楼下静静地望着她。

等得久了，忍不住低头看了看，便见他的一双眸子，像金子般微微闪亮。

“干嘛？”她讪讪地，到底还是她先开口了。

“看你。”

他答得理所当然，她便忍不住脸热心跳。

“我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“你的什么都好看。”

心里便一阵窃喜。那时她深信他的话，只因他的眼神如此真挚。

然而此刻，那眼神就像针一样戳在心头，痛不堪言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问。

声音一点也不大，可是他却听见了。

“来看看你。”他说。

他的声音也不响，可是她也听见了。

他又问：“我上楼去，行吗？”

她默然良久，说：“你想上来，就上来吧。”

侯洙的脚步沿着楼梯上来，苏星打开房门，却没有打开防盗门。

他也不要求开门，两个人便隔着门说话。

侯洙说：“今天我回去，还是数了一下你给我的钱，结果发

现多了五百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她漫不经心地说，“那一定是我数错了。你今天是来还钱的？”

侯洙沉默地看了她一会儿，屋里的光线亮，楼道里的光线暗，她的脸庞模模糊糊的，却依然美得惊人，就如同雾气笼罩的一枝曼陀罗。

他说：“我本来是想来还钱的，可是路上我把钱花了。”

苏星忍不住轻笑：“那你来干什么？”

侯洙没有回答，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我明天再来还你，好不好？”

苏星望着他，即便换了人世，那人眼里的执著还是没变，心里便泛起一丝酸楚。

宿命已定。

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低低地说：“你一定要来？”

侯洙点点头。

她笑了笑，“那你就来吧。”

苏星到裁缝店，取她定做的旗袍。

那间裁缝店，就在那条夜市的街上，晚上是夜市，白天是商业街。

旗袍是大红的，大红锦缎，轻轻一抖，便在阳光下泛出媚惑的光泽。

裁缝问：“要做新娘了？”

苏星怔了一会儿。

新娘？新娘。

“是啊。”她笑笑，“快了吧。”

“那恭喜啊！”裁缝乐呵呵地说道。